

# 語言「馬賽克」現象

——港行所見所聞所思

陳 原

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前所長

我這次在香港住了一些日子，才明白此地的語言環境確實是很複雜而又急變，饒有興味。我把這稱之為語言「馬賽克」現象——「馬賽克」一作「莫賽克」，即西文 mosaic 的音譯，這個語詞近年在中國時興起來；我於是取其五彩雜陳，鋪成一幅美妙圖畫之意，杜撰了一個「語言馬賽克」現象。

一般地說香港中英文並用，這並不錯，但不如說英中文並用更為確切。這個顛倒的字序是很重要的。英國的殖民地，居民又多是說粵語的華人，乍看似是雙語（bilingual）社會，往深處看，英文中文有主有從，儘管近年說是兩種語文具有同等的效用，實際上並不盡然。這不奇怪，所有被稱為「雙語」社會的，都會出現這種現象。但九十年代的香港，單說中英文並重或英中文並用，不能準確地表述這個地區的語言環境——所以我說，此地是一塊語言「馬賽克」。

就口語來說，英語在政治事務上，在教育事業上，或一般地的高層次的社會交際上，仍然佔着主導地位，這是不言而喻的。但是有一點點小小的變化：可以察覺到美國英語已經悄悄地滲透到英國英語的王國裏，連美國式的招呼語“hay！”也隨時可聞，至於語彙的運用那就更甯提了。

這裏講「中文」，如果指的是口語，那麼實際上指的是粵語（粵方言）。此地的粵語，更準確地說，應當加個限制詞——港式粵語：無論在發音上，語彙上，音調（intonation）上，律動（rhythm）上，都偏離了傳統的廣府話。是的，廣府話（粵方言）本身也在變，可是港粵經過四十多年的隔離（祇是在近幾年，接觸才稍稍密切起來），粵方言在港人口中跟大陸的方言已有一段明顯的距離。這種偏離當然是無可避免也是無可非議的。

盡人皆知，近年來經濟「起飛」後的香港崛起成為遠東一個強有力的金融中心和貿易（交換）中心，加上大陸開放政策的實施，講普通話的場合和人數猛然大增了，有一陣出現過教學普通話「熱」，這種熱度能不能持續發展，那就要看政治形勢和經濟發展的趨勢了。四十二年前我住在香港時，幾乎無人能聽懂普通話；但是此時我已遇到幾次服務行業的職工用粵腔普通話跟我交談，不單詞能達意，而且表達了一定的感情傾向。這使我頗為驚訝。可見這個高度商品化的社會，也不得不尋求一種能溝通大陸（內地）、台灣、新馬以及其他華人（華裔）地區的「公用語」，進行交際，因為這裏是一個開放性的社會。人們自然而然選擇了普通話，不管稱之為普通話，還是稱之為國語，華語，都一樣。

如果不提一下此地一種語言習慣，我所描繪的語言「馬賽克」現象就不那麼完整。這種習慣就是，在講粵語時，喜歡夾雜着一些英語單詞，不是指漢語外來語（如的士、士多、泊車、車軌之類），而是純粹的英語字彙，這種習慣可能要聯繫到一百幾十年來的「洋涇濱」（pidgin）傾向；但現在夾用英文單字的現象完全不是「洋涇濱」，祇不過反映了在這個雙語社會裏兩種語言長時期並存，爲了某些社會羣體交際的方便，它們自然而然以這種「三文治」式的夾雜出現，而這「三文治」又只在母語（粵方言）中出現，不在英語中出現。

從書面語（文語）的角度看，這一塊語言「馬賽克」顯得更加色彩繽紛。告示，傳媒，廣告所用的書面語，夾雜着那麼多的粵方言所特有的字和特有的詞彙，語法，表現方式，這是當代漢語（文語）所鮮見的。甚至整篇文章都用粵方言寫成，使用的是漢字，不夠用時創造一些其他地區誰也不認得的方塊字。三十年代廣州出版過《廣州文藝》周刊，是一羣進步文化人辦的，全部文章都用粵語寫成（使用的是方塊字），這是跟當時的抗日救亡運動結合起來的「普羅」方言文學。六十年過去了，想不到方言書面語現象在此地還保留着，雖則我見到的大部分只是港人說的「鹹濕小說」（黃色小說），但我聽說已出版了用粵方言寫成的書籍，那就更加值得思索了。

電視或廣告上出現夾雜粵方言的文本（text），我現在已經習慣了，但幾天前見到「正經」報章的專電（專訪）中也出現這種現象，還是吃了一驚——那是中通社發來報導亞運會的電文：

……八時剛過，部分心急的團長已匆匆趕來，一於「唔執輸」。不到八時半，各路團長便到齊，各就各位，影番張靚相留念。（《大公報》1990-10-03）

母語的情感成分是社會語言學者所承認的；但母語（粵方言）在社會生活中如此活躍，則是少見的。爲什麼在九十年代高速度高技術以及高度商品化的信息社會裏，母語（方言）還能保持這樣強大的活力呢？爲什麼這個從理論上說已經失去大部分對外交際功能（因爲這種環境特別需要一種同外面交流時使用的「公用語」）的方言（母語）能夠這樣活躍呢？這些難題都值得社會語言學者從理論上加以探討。

此地社會生活的節奏是很快的——從內地來的客人常常不習慣甚至不適應這種快速節奏。高速度社會節奏，迫使語言的運動也加快——最能感受到的是說話的速度加快了和詞彙的創造（出現）和消亡加快。在酒會上作十分鐘講話已經嫌長了，參加酒會的羣衆有他們的「抵制」方法：索性展開對話，誰也不聽那個長篇大論的雄辯家說什麼。電視上的新聞廣播和天氣預測，也比國內說得快——這祇是我的「觀感」，是一種直覺，還準備實行進一步的測定（例如錄音取樣，計算發言速度的平均值，即每秒能講多少個漢字等等）。

新語詞的出現快，一部分新語詞消亡得也快。我一到港便接觸到電視連續劇《香

## 特 稿

港蛙人》。蛙人一詞使我瞠目結舌。這裏描繪的既不是潛水人（現代漢語通常稱「蛙人」），也不是兩棲類動物。香港人告訴我說，這個新語詞是「六四」事件後香港出現移民熱所產生的，意思是有些人爲了移民，像青蛙划水似的拼命「wie銀」（報紙上寫作「抓銀」），到了腰纏萬貫時，像青蛙的後腿似的，一yang便跳離香港。這裏的“yang”也許我相當於北方話的「躑」（deng）——不過「躑」是北京近幾年的流行語，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「交朋友」（戀愛的委婉語詞），不知什麼原故，女的突然不要男的，把這男的「躑」了。這個詞當然跟此地的yang字不同了。報上有這麼一句話：「我今晚又要出去wet了。」——確實用拉丁字母拼寫的，因爲找不到合適的漢字。“wet”也是流行語，「去wet」約略等於「去玩」，可能前者語義和語感都比後者強化得多。也許過一兩年這個流行語就消亡了——那時又會出現另一個新語詞來代替。

大量新詞語的產生，使這塊語言「馬賽克」的色彩更加鮮艷。現代漢語近十年從香港接受了多少新語詞，沒有精細的考察過和統計過，但這個現象是值得探索的。香港接觸新事物多而快，所以這裏是產生新語詞的第一線。經過時間的考驗和人工的篩選，有些「新產品」消亡了，有些只保留在本地的口語或文語裏，有些則被納入現代漢語的通用語彙庫。「鐳射唱碟」只保留在港台的語言裏——現代漢語沒有接納，因爲它已有了很好的術語「激光」來表達Laser（代替了從前的音譯「萊塞光」），不必用「鐳射」；「唱碟」在普通話裏通稱「唱片」，似乎人們也不想換個說法。現代漢語接納「愛滋病」一詞的過程，可以說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。當Aids最初出現時，北京的中央電視台在新聞廣播中說成「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」（1984-04-27晚），這個新語詞不但長而且不好懂，但沒法，它只能照字面譯。第二天，新華社播發時作「後天免疫力缺乏綜合症」，好懂多了，但也還是難以上口。不久，接受了香港的譯法：「愛滋病」，這個外來詞譯得音義兼顧，誰第一個寫定的，值得給他一面金牌。內地近來又將「愛」改爲「艾」，許多地方使用「艾滋病」來代替「愛滋病」，其原因恐怕是有些人談「愛」色變，怕這語詞染上「黃色」，所以委屈香草（「艾」）來做替罪羊了。

有一個語言現象我此刻還弄不懂，那就是：既然生活節奏加快，爲什麼寫方塊字時却寧願寫繁體而不寫簡體呢？寫「开门关门」一共只有16筆，不是比寫42筆的「開門關門」快得多麼？也許這牽涉到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因素——看來語言文字真是一個十分保守而且「頑固」的東西，太微妙了。

一九九〇年十月五日